

現代

CON-TEMPORARY

辯證法的黃昏

董橋著

董 橋 著

辯證法的黃昏

董橋的散文充滿了哲思，
在感性文字下跳躍著深刻的思考與探索。
他受過英國嚴格的學院訓練，
却又努力跳出學術的藩籬；
他深入馬克思的靈魂中，
却要揭開被神化，扭曲的馬克思，
要讓馬克思更像一個人，
在幾分晚照中的山林光影裏，
勾勒出近代思想的脈動與發展。

當代叢書
10

辯證法的黃昏

董
橋
著

當代 叢書10

辯證法的黃昏

作者 董 橋

校對 董 橋 辜琮瑜

發行人 張文翊

出版 合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11樓

服務電話 / 507-4412~3

郵撥帳號 / 1056980-3

印製 弘毅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 台北市汀州路782號6樓之6

電話 / (02)3962264

發行 台灣英文雜誌社有限公司

地址 / 台北市延平南路189號5樓

電話 / 361-2151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誌第5197號

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九月十日

定價 120元

/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調換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說明

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八年期間，我在倫敦讀了一些馬克思、恩格斯和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寫下一堆筆記。一九八二年，香港素葉出版社要我整理那些筆記，加上當時寫的其他文章，印出一本《在馬克思的鬚鬚叢中和鬚鬚叢外》。出書之後，書中三篇談馬克思和辯證法的文章，曾經作了一點修飾，在臺北《中國時報》和《當代》上刊登。這次，恆煒兄建議全書再出臺灣版，我於是重編一過，加了〈中世紀之戀〉、〈語絲的語絲〉、〈夜讀浮想〉和〈陀山鸚鵡的情懷〉四篇不曾收入集子的新舊文章。書分兩卷，上卷十二篇，下卷十二篇，借用書中〈辯證法的黃昏〉那個篇名做書名。我對辯證法興趣不濃，對黃昏則總是偏愛，筆下議論學說，難免帶幾分晚照中的山林光影，溫情有餘，剛霸不足；但是我實在不想刻意去戒除這樣的性情。

董 橋

目 錄

上

卷

出版說明.....一

「親愛的爸爸.....」.....一

「馬克思先生不在樓上！」.....二一

辯證法的黃昏.....三五

櫻桃樹和階級.....五五

「魅力」問題眉批.....七一

藏書和意識形態.....九一



下

卷

「神話」的「樂趣」	一〇一
結構主義風波	一二九
中世紀之戀	一三九
藏書票史話	一五五
旅行叢話	一七七
槍·開槍·槍聲	一八九
夜讀浮想	一九九
「語絲」的語絲	二〇五
陀山鸚鵡的情懷	二一五
創新與反調	二二一
讀今人的舊詩	二二七
舊詩與政治	二三九
說不上巧合	二四七

滋味.....	一五三
一點領會.....	一五七
就是這麼回事.....	一六一
元旦的消息.....	一六五
「咖啡或茶」.....	一六九

「親愛的爸爸……」

1

那天跟一位德國猶太朋友走出大英博物館去吃午飯。是九月，太陽很亮，滿地樹影，小巷石板路顯得份外白，正是一邊散步一邊聊天的中午。可是，猶太朋友走得很慢，彷彿後頭有人追他趕他似的。

「是不是趕時間？」

「噢，不。對不起。……那傢伙說得一點不錯：猶太人全是上氣不接下氣的長跑者。這是我們歷史的主題。我們老早就感覺到時間不多，甚麼事都得趕着辦，不然恐怕來不及了。」

「別把人生說得那麼哲學。」

人生逼我實質然走完人生；

始終不讓我停下來，不給我寧靜。

「Ludwig Jacobowski 的詩。果然三十二歲就過去了。」

「德國猶太人只要童年經歷過迫害、歧視，這一輩子心裏通常都有傷痕，以後

環境即使不那麼壞，人也會緊張兮兮的。」

馬爾科姆 (Norman Malcolm) 論韋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的文章裏回憶一九三九年他們在劍橋校園裏散步的情景：「他一個箭步走得快極了；有的時候要加重語氣說話，他會停下來，敏銳的眼睛盯着我看。然後他再急步走那麼幾碼遠，又慢下來，又快起來或者停下來；老是這樣。步伐已經這麼變來變去了，談起話來又特別費勁。」

馬爾科姆說，跟韋根斯坦這位猶太人交朋友實在不容易。他個性多疑，判斷事情往往相當草率魯莽。猶太裔音樂家馬勒 (Gustav Mahler) 也是這種浮躁的人。他的日常生活說來既像音樂家也像長跑者。早上七點鐘起床，匆匆忙忙吞下早餐，然後花兩三小時寫譜。十點半離開寓所到歌劇院去；是「跑」進城裏去的，要四十五分鐘才到。跟樂隊排練幾個鐘頭之後，又「跑」回家去，在家門口吹口哨示意女侍馬上準備午飯。睡一下午覺，跟歌劇院的人討論工作，然後去看看每天替他謄寫樂譜的抄寫員。晚上不是到歌劇院指揮樂隊就是在家裏寫譜。誰都知道馬勒的脾氣壞極了。

2

卡爾·馬克思脾氣也壞。又是個「長跑者」。早年一首詩有一節這樣寫：

「那麼讓我們甚麼事都試試，

別休息，別停下來；

還要避免憂傷沈默，

不抱希望，沒有行動。」

不少認識他的人都說他又瘋又壞，挺不好惹。政敵巴枯寧說他「簡直教人不能忍受，跋扈極了，像他祖先的上帝耶和華。」斯魯茲 (Carl Schurz) 說他最喜歡跟人抬槓，受不了；跟人來往一言不合就破口把人頂得不留餘地。他英語又講得流利，兇起來沒完沒了說半天。

馬克思的脾氣大概跟韋根斯坦散步的步伐一樣變來變去。他女兒愛琳娜寫文章說她爸爸性情好、富幽默，開懷大笑的時候誰見了都會跟着他開心。爸爸最慈祥，最溫柔，最體貼。大鬚子爸爸經常抱着她在倫敦房子的小花園裏慢慢跑來跑去。爸

爸最會講故事，夜裏臨睡前給孩子們講一段，講到緊要處賣個關子，明天分解。孩子們全給迷住了。

果然是「親愛的爸爸」。

3

「親愛的爸爸：

一個人一生中有不少時候象徵一個時期的終點，這時候顯然也是一個新方向的起點。……」

一八三七年十一月十日馬克思寫給父親的信這樣開筆。這封信很出名。馬克思越成熟越想跟別人保持距離。給恩格斯的信上經常埋怨自己跟別人關係太密切。不少研究馬克思的學者都說他十九歲寫給父親的這封自白書坦誠、真實，不造作也不憤世，而且一點不留自己的所思所感。馬克思一生中再也沒寫過這樣的文字了。柏魯門伯（Werner Blumenberg）這樣判斷；伯林（Isaiah Berlin）也這樣判斷。一八三八年五月十日父親去世之後，馬克思越不想在人家面前剖析自己了。

這個觀點還可以作點補充。馬克思的成長，受生活環境和課外活動的啟示很大，課堂上的教材反在其次。他受兩個人的影響最深：他父親和他岳父維斯法林（Ludwig Von Westphalen）。這兩個人都很器重他，當他真朋友。父親當年跟他一起討論法國文學經典作品；維斯法林經常陪他到樹林裏散步，借書給他看，跟他一起討論希臘詩人和莎士比亞的作品。他一生喜歡這個時期接觸的這些作家，早年還把博士論文獻給維斯法林：「獻給敬愛的父親般的朋友、政府樞密顧問官、特里爾的路德維希·封·維斯法林先生，謹此表達弟子崇敬之意。著者。」馬克思對生活環境裏印象深刻的人與事尤其敏感：決不寬恕別人，決不掩飾對兒女的愛，也決不暴露自己的弱點。此其一。其二是他這種求知慾很強的人，對於學識上能够啟發他的人分外有感情，甚至念念不忘：一輩子到處帶着父親的遺照；晚年喜歡回想少年時跟維斯法林在燈下談文學的情景；一生著作裏到處引用法國經典作品、古希臘文學和莎士比亞。可惜人生求知已如父親和維斯法林者實在太難。優秀文學作品也不多見。以人而論，恩格斯是知交，可是成長背景不同，社會地位不同；以學識論，恩格斯有自己的成就，可是對馬克思的啟發並不大。結果，馬克思只止於

在信上對恩格斯埋怨自己跟別人關係太密切。以馬、恩的交情來說，這種話是恰如其份的知心話。這種話也已經相當「坦誠」、「真實」、「不造作」。

給父親的那封信上說：

「到柏林之後，我盡量跟所有先前相識的人斷絕往來，只偶然勉強去探望幾個人；總是自己泡在科學和文藝的領域裏。」

馬克思死後，恩格斯把馬克思父親的遺照放在棺材裏陪葬。

4

馬克思一八三五年十月到一八四一年三月在大學裏唸書：兩個學期在波恩，九個學期在柏林大學。父親要他唸法律系；後來說是主修法理學，其實只是選修，主要攻讀哲學和歷史。有兩個學期甚麼課都不上，只去聽一門「以賽亞書」和一門「尤里庇得斯」。曾經因酒醉和擾亂安寧被監禁；還一度被控攜帶違禁武器。有一次跟人決鬥。畢業證明書上證明他幾次負債。花錢花得厲害是個大問題。父親信上也忍不住了：「就好像我們是金錢鑄成似的，一年之內殿下已經快花光七百塔勒

了，既不合理也不通情。最富的富家子弟也不過花五百塔勒。爲甚麼？」普通人花一百八十到兩百塔勒就够了；柏林市議員年俸也不出八百塔勒。父親去世之後，馬克思跟母親的關係更疏遠了。需要錢才想到母親；總說母親是守財奴，其實母親一聽說他要錢花一定匯給他，而且數目都不小。另一位近代猶太名人狄斯列里（Benjamin Disraeli）對母親也比較冷漠。這跟猶太家庭的家教無關；心理因素比較重要。馬克思的母親沒受過甚麼高深教育。馬克思是典型的知識分子，一講到知識馬上「勢利」起來；面對不能啟發學識的人，不是加以利用，就是愛理不理。說是在替無產階級工人爭取權利，多多少少還是爲了利用工人實踐自己的理論和主義。其實，這種心理相當矛盾，連自己都得隨時拒絕相信自己的動機並不那麼純潔。於是，他不得不小心處理牽涉到「溫情」的世事。溫情最容易惹出真情。典型的知識分子只容許自己操縱「溫情」去達到目的，不容許別人用「溫情」勾引出自己的真情。況且，馬克思在公眾場合裏的言談舉止毫不動人；偶然上臺演講，內容大都死板得很，語氣單調，措辭唐突，聽者雖然肅穆，但並不熱心。他是書齋裏的理論家，天生不喜歡接觸羣眾，也不太懂得跟人相處；因爲這些都非動「情」不可。他

並不討厭母親；是討厭母親的「溫情」——沒有理論基礎的「溫情」，太單純的「溫情」。他受不了母親信上那些話：「我真想聽聽你怎麼打理你住的小地方，是不是跟其他大小家庭一樣，以經濟爲重，你不要以爲這又是我們女人嚙嚙的弱點，親愛的卡爾，我得提醒你，千萬別小看乾淨和整齊，你的健康和心情就靠這些，千萬要常常擦洗地板，最好是按時擦洗，還有，每星期要用肥皂和海綿洗一次澡，你是不是自己燒咖啡，我求你把你家裏的一切都告訴我。……」母親還擔心信寫得不通，擔心兒子心愛的繆思覺得侮辱斯文！

5

父親不同。父親是律師，也是個很有點底子的讀書人，既能看穿知識分子不可告人的心機，也能道破知識分子無從自釋的弱點。在責備他一年花七百塔勒的那封信上，父親對馬克思說：「我對你公道，姑且不說你愛花錢。當然，每一兩個星期就發明新理論體系然後又改變初衷毀掉自己澹淡經營的工作的人，這種人怎麼可以爲金錢這種雞毛蒜皮的小事操心？」知識分子有壯志，口口聲聲說不講錢；可是，